

让国宝更好地与后人“对话”

吴学安

自从《国家宝藏》通过故事演绎的方式将《莲塘乳鸭图》推向公众视野，上海博物馆这一馆藏秘宝便广为人知。人们对于缙丝从陌生到产生兴趣，并对世间极品来克柔缙丝《莲塘乳鸭图》充满向往。2022年岁末，上海博物馆建馆70周年之际，推出的秘藏南宋来克柔缙丝《莲塘乳鸭图》特展，令观众惊艳。

“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”对于一个国家来讲，让文物活起来可以增进文化认同，坚定文化自信，凝聚发展力量。对于城市来讲，让文物活起来可以找回老城记忆，体现城市精神，提升城市魅力。对于乡村来讲，让文物活起来可以感受地域风情，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，让文物融入大众生活。

文物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，保护利用好文物，让文明源流生生不息，这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共识。面对当前世界文明交融、文化融合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，想要在世界文明激荡中站稳脚跟，持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，必须要“盘活”历史，让“活”起来的文物发出历史之声，讲述中华文明、传播中华文明，让人们从文物的“讲述”中受到文明的滋养和洗礼，让观众通过文物的“话语”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和深邃。

保护和利用文物是要留住它的文化根脉，但不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，更不能是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科技赋能深耕文物活化，持续打造智慧博物馆，广泛运用3D扫描、互动感应装置等现代科技手段，能够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，从简单的文物复刻到将文物与生活相融合，不断寻找新的传播话题和故事。比如甘肃博物馆推出的“丑萌”玩偶，就是基于马踏飞燕形成的创意；故宫博物院与网易游戏联合开发的手机游戏《绘真·妙笔千山》，以《千里江山图》为创作蓝本，让观众在游戏中体验大好河山。让观众听得懂、能明白、有感受，努力拉近文物与老百姓的距离，以文物的“温度”激发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的兴趣。

源远流长，根深者叶茂。在信息过载的新媒体时代，文物因为晦涩难懂、不贴近生活往往难以被观众所喜爱。博物馆需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文物与历史文化，通过文物研究、通过展览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、视觉表达和引导，以及沉浸式的体验，让大众从多方面感受文物的魅力，认同文化的价值，不断提高审美能力，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传承环境，吸引更多的人去追寻和继承先人留下的珍贵足迹和心路历程，得其精神，化古为今，推动文物活化利用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，让人们更好地触摸过往、感知历史，从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中开拓前进，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。

文物的活力在于融入生活、回归社会、服务人民。新时代，只要愿意乘势而上、进而有为，就能不断拓宽文物活起来的路径，让国宝更好地与后人“对话”。



父亲的春联

■ 李坤

父亲是一位勤勤恳恳、安守本分的庄稼人，当过石匠，干过木匠，做过泥瓦匠，为讨生计跑过东北，他沟壑纵横的双手向你讲述着不同寻常的经历。

最让乡亲们津津乐道的是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又兼他乐于助人，村上写春联、喜联，每一次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

“三阳开泰，五福临门”“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”“春入华堂添喜色，花飞玉座有清香”……父亲写的这些春联一直在我记忆里萦绕，每每想起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父亲写对联，首先是研墨。每次要磨半个多小时，父亲说这样写出来的字才黝黑锃亮。看着父亲叠纸、刀片轻轻滑过折痕、平摊开红纸，我心里都有些激动。父亲用镇纸压住纸上方，左手顺着纸向下“喇”地一声抚平，凝神细思几秒，右手执起蘸满浓墨的毛笔走游蛇，画里宏村再度酝酿古老徽州的别样魅力。网络上，徽州各地迥异的方言引人关注，直播的村姑们笑容灿烂，红红火火的徽州走向世界各地。

父亲写对联，首先是研墨。每次要磨半个多小时，父亲说这样写出来的字才黝黑锃亮。看着父亲叠纸、刀片轻轻滑过折痕、平摊开红纸，我心里都有些激动。父亲用镇纸压住纸上方，左手顺着纸向下“喇”地一声滑到底部，一次成型。父亲贴春联的动作一直让我在心底艳羡了好多年。春联加上挂浪，八九门贴下来午饭往往变成了晚饭。“贴得再好，村里也不给你评奖。”这常常成为母亲揶揄父亲的话题。

我开始贴春联了，父亲先用稻草芯扎成的小刷把蘸上糨糊，工工整整地刷在门板上，然后把春联顶部按上，退后几步，观察比对一下左右高低，接着调整一下，这个过程反复多次。确定好以后，父亲左手把上部压紧按实，右手抓住卷带从上向下“喇”地一声滑到底部，一次成型。父亲贴春联的动作一直让我在心底艳羡了好多年。春联加上挂浪，八九门贴下来午饭往往变成了晚饭。“贴得再好，村里也不给你评奖。”这常常成为母亲揶揄父亲的话题。

我后来读师范学校时，练写了毛笔字，渐渐家里写春联、贴春联成为我的专场，打下手的人变成了父亲。“改革出盛果神州处处新气象，开放见华章祖国家家富康强”“中华崛起迎盛世千禧家昌盛，巨龙腾飞党恩迎万里兴隆”，春联内容在我的手里不断创新，父亲偶有指点，但更多的是褒奖。

现在，父亲老了，爬上凳子气喘吁吁，偶尔拿起毛笔写也写不住地抖。从几年前开始，写春联、贴春联，父亲再也不参与了，更多的是欣赏我们贴出来的春联。

这几年，我带着儿子，接续着当年父亲和我写春联、贴春联的工作。我期望着，等我老了的时候，儿子也能像我一样继续讲好我们家“春联的故事”。

黄山

投稿邮箱: ahrbhsfk@126.com

乡路

■ 吴鲜

世上的路我走过千万条，记忆最深刻的，还是家乡的路。

一条小路弯弯曲曲，一条小路泥泞坎坷，一条小路从家乡出发，伸向远方，山里的孩子往外走。一条大道笔直挺括，一条大道光光溜溜，一条大道从山外走进，伸向村庄。这才相隔多久？家乡的路，变得我都几乎不认识了。

母亲在乡下，独居小山村，固守着老屋，静享岁月与四季的轮回。我一次次地离家与回家，母亲就那么静穆地站在村口，迎来送往，一年又一年。

心中有梦，路在脚下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我打小就知道这些道理，但，整个童年时光和少年时代，还有后来青春热血的日子，我甚至“憎恶”家乡的路——因为它太窄太小，太泥泞，太坎坷，人进进出出，极不方便。家乡人这样形容走在乡路上的情形：雨天一身泥，晴天一身灰。后来我听到歌中唱道：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……”我都极为怀疑那词儿的真实性。乡村，哪里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？

爷爷那一代人，一辈子都在盼望着脚下能有一条好路，从山里通到山外，能将山里的好东西运出去。爷爷是一个地道地道的农民，大山深处普通的一条汉子，浑身上下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劲儿，但可惜

的是，大山阻隔，有力用不上，一辈子都只能抬头望天，在失望与落寞中走完了他勤劳而朴实的一生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曾不止一次地站在家乡老屋的门前，望着远处的巍巍大山，幽幽地说：“要想富，还是得先修路啊。”在那个年代，父亲算得上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，他曾为军人，有幸感受过大山以外的世界。但返乡后，大山依然阻隔，山里与山外，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穷则思变，路在脚下。这是父亲一生不变的信条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父亲毅然辞去稳定的工作，靠着自己在部队学到的一手修理汽车的绝活，在离家十多公里的小镇上，开了一家汽车修理所。直到多年后，家乡的人还不无敬佩地常常议论起，父亲，是从这个小山村走出去的第一个敢于吃“螃蟹”的人。

脚下的路，心中的路。父亲在家乡的路上，一走就是多年。他硬是凭着一己之力，将我们兄弟仨一个个抚养成人，又把我们的一个个送进大学校园。直到一天，在一个深秋的黄昏，他疲惫地倒在家乡老屋的檐下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父亲和爷爷，都是在无比艰难与困苦中走完了他们的一生。家乡的路，泥泞又坎坷，一眼望不到头，但又日日伴随在他们左右，不离不弃。

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我们兄弟几人靠着读书，算是走出了乡村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我和大弟相继考上大学，小弟也考

上了桐城中学。家乡的路，在彼时，也有了一定的拓展，由一条纯粹的土路变成了一条机耕路，路上除了进进出出的行人，也通了班车。但这只是连接家乡的路中，很短的一段。要回到家乡，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魂牵梦萦的小山村，还要走一条很长的羊肠小道，还是要用双脚去一步步丈量。

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现在一出门就可以坐上车。新农村建设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，随着一个又一个惠民惠农政策的相继出台，家乡的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用“日新月异”来形容毫不为过。“高铁修到我家乡，高速经过我家乡。”这是儿子在他的述职报告中所曾引以自傲的一句话。儿子在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，现如今供职于中国中铁。他曾不无自豪地说起，要想富，先修路，要用自己的所学，为民造福，为社会作贡献。心中有信仰，脚下有力量，这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！儿子这一代人，正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。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，我相信，从家乡路上走出去的我们，乃至我们的下一代，会一步步走好脚下的路，向着远方踔厉奋发，勇毅前行。

前不久，我回了一趟家乡。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。脚下的公路向远方延伸，平缓而谦和、厚重而踏实。一时间，我竟陷入无边的恍惚之中，这是家乡的路？这是通到哪里去？



雪后黄山景如画。 水从峰摄

雪落徽州

■ 舒铭华

白精灵雪花儿，扑簌扑簌飘飞着。冷空气在昨夜就登上寒风号专列，由塞上平原开往皖南山区。

街灯昏暗，投下长长的马头墙的影子，让我想起小时候进学堂的少年拎着火盆，斜挎军用黄书包，衣着单薄的童年，那飘雪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……

几盏昏暝的路灯照着北街的青石板，巷弄幽深，有时弯月高挂，空荡荡的大街几无人，少有的几家店在瑟瑟寒风中开着店门。偶有一两位顾客光顾店堂，买包烟或拿瓶水，手机“嘀”地一声，款就付了。记得小时候店主总要先戴上老花镜，将一沓沓的零票一张张数，不胜其烦。那时北街的百货店，店员将票夹在铁夹上沿空中错落的铁丝“嗖”地飞过去，那铁夹滑过的风驰电掣，音调悦耳。

雪花落在徽州的老街上，多少情趣，往事涌上心头。白雪花儿扑簌扑簌，越飘越急越飘越多，花片儿也越来越大，伴随呼啸的北风，时而还夹杂着冷风斜雨。街巷的青石板地面先是潮湿，映着左邻右舍微弱的灯光，继而铺满了雪籽，雪花儿层层覆盖，不知不觉，悄无声息。

早晨起床推门一看，雪的荧光亮得晃眼。一夜之间，徽州白雪皑皑，大地茫茫，田野是诗，山川是画，河流是曲，村庄、马头墙、道路、植物全躲进一片童话世界。

眼前的一切都是平静优雅的，峰峦叠起，道路蜿蜒，透着阳光。山包白了，田畦也白了，竹梢被压弯，街巷留下早行人的一串串足印……

母亲照例是站在村口迎接我们的。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，您老人家干嘛非得站在村口接呀？你看到家乡的路有什么变化吗？什么变化？我疑惑地问母亲。她示意我们下车，自豪地用手指着路边的太阳能路灯说：“最近才装的，晚上可亮了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密，一点也不比城里差！”

是啊！一点也不比城里差。城市的，乡村的，而连接其间的，不正是家乡的路么？归去来兮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风一更，雪一更，无论何时归来，我们都能找着回家的路。

返程之际，母亲送出我们好远，一如多年来，我们的每一次离家，母亲都一样坚定地站在村口，看着我们，离开又归来，归来又离开。

家乡的路，一代代人走过。日出东方，大道其光。我们正走在家乡的路上，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。

家乡的路，感谢你哟！你一路教会了我们勇敢而坚强、厚重而踏实，奋发而向上。一路上有你，我们永远都是那一个个从家乡的路上阔步走出的幸福孩子！



更多扫码内容

见了黧黧的小黑瓦，但一行行瓦楞的起伏勾勒出徽州村庄的肌理……雪落徽州，无声无息，静穆的徽派建筑、桃源习俗、飞檐翘角、精美三雕、幽深街巷，闪烁着数百年的荣耀。

飞雪飘落的晚上，山村静谧，酣睡的人们梦中孕育着时代弄潮的创意，和创新创业的发展大计。

雪落徽州，一扫千年尘霾。待到雪化时，涓涓溪水漾，徽州大地又将充满南海北游客的欢声笑语。大雪过后，关麓、南屏、木坑竹海、塔川秋色、画里宏村再度酝酿古老徽州的别样魅力。网络上，徽州各地迥异的方言引人关注，直播的村姑们笑容灿烂，红红火火的徽州走向世界各地。

四

宏村的冰凌挂在屋檐下。在我到达宏村之前，湖岸的灯笼迷离了一夜。灯笼沿着斑驳的墙垣四射微光，南湖的冰面被一湖残荷打断。厚雪拥抱整个南湖，残荷在冰面谱写春天的序曲。

一只鸟儿立残荷枝头，村庄在天地怀抱间宁静冗长，雪地还没有行人的足迹。家家户户屋檐下，盛开美丽的冰花，冰条从瓦楞、窗沿下倒挂，晶莹剔透，在朝阳映照下，像极了列队士兵的钢枪，守卫着徽州厚重的文化图腾。

冰条能悬着的时间毕竟很短暂，因而飘雪的日子到不了徽州的游客，是看不到这一稍纵即逝奇观的，只有在童年的故事里寻找。高的童年就是在南湖的薄冰上度过的，她坚强地撕开厚冰，在冬天万籁俱寂的子夜孕育，在微弱的晨光中酝酿着春夏季节的婀娜和芳菲。

来年的荷更加多姿熟稔，你瞧，她在多情的阳光下跃跃欲试，把一湖的冰轻盈摇曳。三五村民荷锄而过，他们牵来老牛哞哞呼唤历史，他们推着老态龙钟的独轮车，歪歪扭扭在南湖的岸边载写春天的诗句。

已有村民开始铲除南湖画桥的厚雪和坚冰，村口的包子铺冒着热气，笼屉里氤氲散开徽州珍馐香味。

乡村正月社火红

■ 刘贵锋

“正月里来是新年，纸糊的灯笼儿挂门前，风吹灯笼儿嘟嘟噜转，风调雨顺太平年……”这首极具乡土风情的民间小调在乡村正月悠然飘起的时候，乡村过年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。社火，一项深受农村人喜爱的民间传统庆典活动，一场由群众自发组织的盛大的全民狂欢，由此拉开了序幕。

正月初三刚过，村里负责耍社火的头人不敢耽搁，着急忙慌地聚拢起来。几个人碰了面，把腊月里早已敲定的耍社火的相关事宜再捋一捋，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。一边打发人到集市照着单子购买烟花爆竹烟酒糖茶等一干用品，一边给村民们安排各自的任务。于是，戏曲演员找了自己的搭档在家里唧唧呀呀吊起了嗓子；打麦场飞扬的尘土中，小伙子们憋红了脸甩着膀子舞起龙灯；老年妇女也不甘落后，找一处院落，扭着腰肢练起秧歌；鼓、钹、锣等各种乐器从柜子里翻出来，娃娃们敲得漫天响。一切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，整个村子里里外外洋溢着欢乐气息。

初七前后就要起社火。每个村子都有固定的耍社火日子，到了这一天，全村的老爷们早早地来到社火场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搭戏台，架喇叭。走亲戚、串朋友的人们，三三两两地早早进村。天还没有黑，灯火通明的社火场上，跳秧歌的、舞龙舞狮的、跑马的、掌灯的、放炮的已是严阵以待，乐器组把锣鼓敲得震天响，平时难得一见的妇孺老弱也齐齐亮相，一时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。人群中有关眼的，喊道某某村的社火来了。众人扭头去看，果然在西北角的山路上亮起了无数个红点。那红点越来越远，越来越亮，终于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进了村。

跑马队的斜挎牛铃，一手举了马鞭，一手拿着用彩纸遮住亮光的手电筒，奔跑着在前面开道；骑在墙头的炮手点燃了炮仗，“噼啪”作响；锣鼓手铆足了劲，鼓圆了力，敲出春雷滚滚的声音。瞧热闹的人们踮起脚尖、伸长脖子，只见来的社火中一条龙灯奔腾而出，口吐火焰，上下翻飞，各种绝活令人眼花缭乱。正瞧得起劲，又来了一家社火，两只狮子追随着打狮人手中的绣球，时而腾空跃起作撕咬状，时而匍匐在地作假寐状，活灵活现，憨态可掬。另一家社火紧随其后，惹人注目的是最新排一对男女，男的手捧鲜花，耳朵上吊了两个红辣椒做耳坠，扮作女人；女的戴了墨镜，嘴叼一杆旱烟，扮作男人，他们一路走来，打情骂俏，滑稽风趣，惹得围观者捧腹大笑……

“当嘹嘹，当嘹嘹当嘹嘹……”四面八方都是锣鼓声，整个小山村沸腾起来，四周的山仿佛都在跟着节奏跳动。场地中间点着了烟花，“啪啪”响处，一道道烟花蹿起来，在浩瀚的夜空打开来，如一朵朵盛开的花，绚丽无比。那花一朵压着一朵，又各不相同。众人仰头看得脖子都酸了。大妈们身着彩服，手摇花扇，唱着小曲扭起了秧歌。她们姿态优美，动作娴熟，观众情不自禁也跟着扭起来。胡弦拉动，戏台上的戏曲开始了，杨六郎黑着脸要斩儿子杨宗保，河东城困住了红脸的宋王太祖，花子胡来打开一层又一层纸，结果只得到半块砖头……好戏连台，人们边吃边看聊天，好不惬意。

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，轰轰烈烈的社火活动才总算告一段落。社火，让乡村单调、冷清的正月丰腴起来，是朴实的乡士民众对幸福生活的另一种诠释。社火经久不衰，点燃了乡村又一个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。